



三杯两盏箬山酒

莫爱蓉/文

箬山除了有大家熟悉的特色菜，还有少为人知的酒文化和海鲜酒。箬山人好酒：女儿在坐月子了，娘家送月里的担担礼物里，总少不了两大酒瓮的黄酒；嫁女娶媳了，酒和炒绿豆面一样重要，不来几大缸的酒不算办酒席；来客人了，烧一桌海鲜，黄的，红的，白的，冒泡的，都上，不邀客人喝上几斤酒就不算招待客人。

人们总觉得箬山人身处海边，有着海一般宽阔的胸襟，豪爽，不拘小节，爱喝酒、爱划拳，喝酒酣畅淋漓，海喝海量。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海边人之故，还和箬山的查某人（箬山话：妇女）脱不了干系。这些查某人呀，从来不反对自家男人喝酒，还喜欢酿些美酒给他们喝，时不时炖些好酒给他们吃，还昵称他们为“老酒宝”。

她们浸杨梅酒，烧糯米酒、鸡子酒、乌枣酒、桂圆酒，还烧海鲜酒，比如黄色烧黄鱼酒、鳗鱼炖鳗鱼酒、青蟹焖蟹酒。黄色酒、鳗鱼酒是箬山最常见的海鲜酒。

炖制黄酒必须用透鲜的东海野生小黄鱼。取小网刚捕上的小黄鱼三四条，去鳞去鳃去内脏，洗净沥干，盛碗中加姜片、黄酒、红糖，放入大锅文火炖熟即成。这样的黄酒酒既有红糖和黄酒的醇香，又保持了黄鱼特有的细腻鲜甜，口味堪称一绝。

鳗鱼酒的烧法与黄鱼酒相似。选鱼同样苛刻，须用小网捕来的活海鳗，三四两大小为宜。鳗鱼不剖杀，洗净表面黏液即可，不必担忧鱼肚里的东西会影响口味——鱼喝醉后慢炖，熟后鱼肠等物可完整夹出，丝毫不沾鱼肉。把洗净的鳗鱼放入黄酒，加红糖、姜片，入砂锅隔水文火慢炖。经过黄酒炖烧的鳗鱼肉坚实有味。夏天犯苦夏时，母亲就会炖鳗鱼酒给我吃，缓解腰酸，提高食欲，颇为见效。

糯米酒、鸡子酒算不上酒，曾是箬山妈妈常常炖给孩子们吃的滋补品。会烧糯米酒的地方不少，但都没有箬山人炖的地道好吃。不知是糯米酒太好吃了，还是受母亲影响，我们一家人都爱吃，也都会烧。糯米加上核桃肉、鸡蛋、黑枣、猪肉等配料，浸在黄酒中文火慢慢炖熟。炖时，黄酒飘香满院落，枣黑蛋白色诱人，这样的糯米酒香喷喷，可以当饭吃个饱。

炖糯米酒有小窍门：一要早浸黄酒，米和配料一早浸泡，易熟省时；二要晚放鸡蛋，鸡蛋易熟，不宜早放；三要拌点红糖，能减轻酒味，口感更佳，又能调和气血。

乌枣酒养胃，尤其是被乌枣浸泡久了的黄酒，没有一点酒味，只余浓浓的醇香，喝着比蜜还甜。

爷爷在世时，家里曾酿过米酒。那时太小，只依稀记得，有个装糯米的大袋子渗出一滴一滴透明的酒，我就站在袋子下面，张大嘴巴，让酒滴入口中，那味又甜又香。打酒无须差遣，我自告奋勇。提酒回家，先打开瓶盖使劲嗅嗅，然后对着瓶口轻轻呷一口，含在嘴里停留片刻，慢慢下咽。“爸爸，这酒甜甜的，有点香，我倒给你喝。”我边说边拿碗倒酒给爸爸喝。现在想想，觉得很奇怪，对此举，大人怎么从来就没有指责过我呢？妈妈、大姐甚至不止一次以此与我开玩笑，说我偷喝酒。

杨梅成熟时，家里开始浸泡杨梅酒。杨梅酒酿在玻璃瓶里，瓶中杨梅特显大，特诱人。我拿本书，带着汤匙，就在玻璃瓶旁看书，看着看着，不知不觉，瓶盖被打开了，不自觉地伸进去捞一颗杨梅，喝一口酒，周而复始几回。爸爸回家时，妈妈才发现原本满满的杨梅酒居然变浅了许多，就怪我吃得太多。我一脸无辜，告诉妈妈：“妈妈，我一天才吃一两颗。”妈妈笑了：“一天一两颗，一瓶有多少个一两颗啊？”好在妈妈没再说我了，爸爸也只是笑笑。这个习惯，我一直很难改掉。

后来啊，和妈妈一样，杨梅成熟时，我喜欢买些杨梅酿酒，只是不再像儿时那样爱吃了，就把杨梅酒拿给爸爸喝。

如今，爷爷、爸爸已故世，我不再浸泡杨梅酒。

说了那么多的酒话，请不要把我误解成一个有好酒量的箬山人，我一向是不喝酒的，也不赞成家人喝酒，从不劝人喝酒，很讨厌酗酒，而且特别怕酒鬼。我认为少量喝酒能延年益寿，多喝酒伤身伤神。像我爷爷，半斤老酒能喝三天，他到90岁才自然老去。

说到底，酒是坏东西，也是好东西。箬山的酒里，有妈妈的疼爱，有童年的甜，也有邻里的叹息。三杯两盏之间，品的是人情冷暖，喝的是人生百味。

水上重逢

仙境的山水。有人在谈论坐完船下一步要去哪儿，有人在争论什么美食好吃，有人在船旁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那些原本在街上奔波的人们，仿佛抛下了世俗的一切，将紧张的时间顺着水流舒展开，化作细碎时光里的美好。那一刻，所有人都放下了手机里的世界，专心做一个看风景的人。

千岛湖不是一张能令你在朋友圈得到几个赞的图片，而是一场在山与水之间、人与人之间上演的重生之旅。它令水从寂静中醒来，令人从繁忙中去除杂念。那些被遗忘的约定，那些未说出口的话语，那些不再闪耀的荣誉，在这片湖水中被一一捞起，想起。无论是后悔还是欣喜，无论是流泪还是大笑，那片一直空缺的角落，终于被填满了。

船靠岸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来路。水还是那片水，但心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原来我们终其一生追逐远方，不过是找一个地方，让自己重新成为自己。这趟旅途，像是把丢掉的自己，一点点找了回来。

菱角香里忆童年

上便绿叶遮水。到了夏天，水菱开花挂果。8至9月间菱果成熟，正是收获的好时节。每到冬天，熟透的水菱自然落入河底，次年又能生根发芽。

村前的中央塘和外塘内，有村人承包放养着水菱。每到采摘季节，男女青年兴高采烈地挑着用木头特制的摘桶，带着小木凳，争先恐后地涌向河岸。将摘桶放入河中后，采菱人跳入桶中，摆好小板凳，调节坐姿。然后，他们一字排开，以手代桨，在水面缓缓滑行。他们边翻开翠绿的菱叶，选摘藏在叶与藤之间的红紫水菱，边谈论着家常琐事或生活趣事，河面上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不一会儿，摘桶内就躺满了惹人喜爱的水菱。把水菱抬到河岸装入箩筐后，他们又重新投入紧张的采摘中。每当中午和夕阳西下时分，河岸上站满来收购的商贩，叫卖声、要价声此起彼伏，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

水菱可生食，也可烧熟食用。生食要采摘嫩绿的水菱，成熟的菱肉汁没有那么清甜。人们一般选择熟透了的水菱来烧熟食用。将采摘的成熟水菱用水洗净后，放入柴灶铁锅中，用干柴旺火烧煮。待熟后，一股芳香扑鼻而来，煮熟的水菱像栗肉般又粉又香。不过，乌黑的菱壳会在人们的嘴角和手上留下一圈圈痕迹。

采摘水菱解渴，是封存在我脑海里的美好记忆。如今站在街头，看着这筐早来的水菱，那清甜的滋味仿佛又从舌尖漫开。那些年少时光，从未走远。一颗水菱，咬开的是一整个夏天，也是一整个童年。

礁山码头（外一首）

●残苑

铁臂震出咸腥，昼夜不息
一千二百吨浊浪沉淀为清流
收集船劈开晨昏线
三千六百次靠泊，滴水不漏
监管的网比潮汐更密
鱼儿在礁山码头腾达

电子联单在云端洄游
数据像鱼群被逐一标记
屏幕亮起，浮标闪烁
每一个字节都长出牙齿
退路阻断，呼吸不再数着伤痕
面朝大海，礁山码头点亮了自己的星辰

桥头美食

云朵在天空铺展
风掠过美食广场
桥头上的霓虹与烟火
在白栅栏的琴键边跳舞
热气攀着灯箱往上爬
“芋头糕”的金黄，火锅的辣
冰甜在空气里打旋
那辆白色面包车驮着桥头
停在美食的韵脚里
城市的味觉停在桥头的转角
清晨与黄昏酿成一碗面，一串烧烤
白栅栏围不住人间烟火的潮汐
每一缕香气都在流动
像这座城市不肯停歇的呼吸

东海塘的退思（外一首）

●林德军

潮水退去时，众多残骸显现
破碎的蛤蜊壳和裂开的蓝贻贝
在玄武岩凹陷处，渐渐停止漂泊

陶片般的壳体，保留浪的弧度
每一道裂痕都是海的遗言
使空旷的下午，布满无言的印记

深色螺纹在沙粒间，继续缓慢转动
像未完成的言说
固执地朝向虚空深处旋进

我沿着水线行走，脚步惊醒
那些半开着的灰白色嘴唇
随手捡起全都破损的，丧失了所有水分

当月光开始浇筑银质的冠冕
所有豁口同时涌出细腻的静默
在暗处，慢慢结痂

我下意识地凝望着这片海
可没有谁知道
海水，真的带走什么
除了自身
日益沉重的
光的遗骸

绿道3号线

沿着海岸线铺开的彩色长路，
是东部新区写给大海的一条纬线。
曾经只有滩涂与咸风的旷野，
如今栏杆整齐，步道向着远方无限延展。

白色风车静静伫立，转动黄昏，
高楼在暮色里慢慢亮起灯火。
散步的人放慢脚步，
把俗世的匆忙，交给徐徐吹来的海风。

新的城市拔地而起，
却没有惊扰这片海的从容。
行走在绿道三号线，
繁华与山水，终于在此处握手相逢。

不必奔赴遥远的风景，
一条绿道就收拢了晚风与晴空。
新区不断生长，
把繁荣与自在，一同交给东海烟波。

那一场雨

点点/文

春把种子从土里请出来，便悄然退场了。剩下的事，全交给了夏——让那些青嫩的腰肢挺直，让那些细瘦的茎秆拔高。可凭什么长呢？就凭那一场一场的雨。

那年夏天，早了二十多天。太阳悬在天上，从早到晚白晃晃地照着，看不见一丝云影。土地先还忍着，后来便张开了细细的裂纹，像是渴极了的人，嘴唇起了皮。稻禾的叶子卷成细筒，软软地垂下来，一动不动。蝉声扯得嘶哑了也不停，一根弦似的绷到极限，再扯就要断了。父亲每日清早去田埂上走一遭，回来坐在门槛上抽烟。烟雾从鼻孔里散出来，混进闷热的空气里，好久化不开。

“再下雨……”他开了个头，便不说了。剩下的半句话，和烟雾一起散在空气里，没有落地。整个村子都在仰着脖子看天。天是空的。

就在那一天，早上还不见一丝云气，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天边泛黄，一层一层漫过来，像是谁把尘土轻轻扬上了天。日头被那黄气吞了进去，光线便暗下来。云厚起来，天越来越沉，越来越黑，黑得像锅底，沉沉地罩在村子上头。接着，风就起了。风是热的，裹着尘土，打在脸上有细小的疼。树梢弯下去，弹起来，又弯下去。田里的稻禾齐刷刷倒向一边，又猛地立起，像在一遍一遍地练习弯腰。邻家的狗贴着墙根跑，尾巴夹着。空气忽然有了重量，压在胸口，闷闷的，像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然后，第一滴雨就落下来了。

铜钱大的水印落在场院上，两秒便干了。接着是第二滴、第三滴，砸在屋顶的铁皮上，“当当当”的，像谁急了，在敲一面旧锣。雷从远处滚过来，“轰隆隆”地碾过头顶，雨便跟着泼下来。天地霎时连成一片，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父亲站在屋檐下，雨水顺着瓦头流成线，溅在他脚边。他咧开嘴，没有出声，只是笑了一下。

那雨时大时小，不紧不慢地落了一整夜。次日推开门，一股清新的泥土味扑面而来，湿湿的，像是从地心深处漫上来的。田里的稻禾仿佛被人在夜里拔了一截，齐刷刷地绿着，绿得要往下淌。玉米的腰杆挺了，高粱也高出一头。路边的草密了一层，踩上去脚跟便被缠住。蹲下来，能听见细小的“噼啪”声，是骨节在响，是根须在伸。原来万物都在等，等这一场雨，好把憋了许久的劲儿使出来。

不只是庄稼，闷了半个月的村子，在雨里也像被人松了绑。孩子赤着脚踩水坑，“噗嗤噗嗤”的，溅起的泥点子落在脸上也顾不上擦。大人坐在门槛上，手里的蒲扇搁在膝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三叔忽然冲雨帘喊了一嗓子，声音被雨水浸透了，传出去很远。没人嫌他吵。暑热被雨水按下去，人心也松软下来，贴在原来的位置上，妥妥帖帖的。

傍晚，雨渐渐止住了。云缝里漏出光来，斜斜地照在湿屋顶上，金灿灿的，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碟蜜。檐水还在滴，一滴，一滴，仿佛在数数，算计今年秋天能收多少斤粮食。远处有蛙声，先是怯怯的一两声，后来便连成了片，“呱呱”地叫着，像替整片土地说了句什么。父亲扛着锄头去田里看水。我跟在后面，赤脚踩在田埂上，泥从脚趾缝里挤出来，凉凉的，软软的，带着雨后的清润。他蹲下去拨开稻叶，摸了摸泥土，又站起来看晚霞。

“这回下透了。”他说。

后面三个字，说得轻。但整个夏天仿佛被这三个字摁住了，不再乱晃。我站在他身后，忽然觉得，父亲这辈子说过的话里，这一句最重。

想起祖母的话。她说庄稼怕旱，人怕心焦。她不识字，不懂什么叫生长。可她晓得，雨落下来的时候，日子便有了着落。那场雨过后，稻穗一天一天地沉下去，慢慢地弯了腰。父亲脸上的褶皱浅了些，走路时背挺直了。整个村子都挺直了。

后来又下过很多场雨，我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那年夏天的雨声，打在干地上是“啪啪”的，打在铁皮上是“当当”的，打在父亲脚边是“答答”的。半夜里梦见，雨还在下，稻禾还在长，根往土里扎，一节一节地响。那是最真实、最好听的声音。